

# “清文鉴”中的蒙古语文特征

栗林均<sup>1</sup> 著 阿茹汗<sup>2</sup> 译

(1. 日本东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日本仙台 9808576; 2. 民族出版社, 北京 100013)

**摘要:**《御制满蒙文鉴》所用蒙古语为 18 世纪初蒙古书面语,是“清文鉴”系列辞书首次录入的蒙古语语料,其后编纂的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之满语和蒙古语文均以原来语音形式沿用《御制满蒙文鉴》词条。“清文鉴”系列辞书所用语言文字在字形、正字法、语法等方面均反映了清代满语和蒙古语文的特点。

**关键词:**清文鉴; 蒙古语; 满文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21)01-0095-13

## 一、引言

18 世纪,清朝官修多部满语文系列辞书,其汉语名称“清文鉴”是满语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的汉语翻译形式。附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序文的第一部“清文鉴”是以满文释义满文的辞书,收录的 12 110 词条,依词义分类排序,共分 36 部、280 类。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清廷以蒙古文翻译第一部“清文鉴”的满语词条及其释义,编纂满蒙两种语言文字对照辞书“御制满蒙文鉴”。乾隆八年(1743 年),清廷用满文字母拼写“御制满蒙文鉴”的蒙古文翻译部分,编纂以满文拼写蒙古语的“御制满蒙文鉴”。乾隆年间,清廷相继编纂多种语言文字合璧的“清文鉴”辞书。如,满语、汉语注音及释义的满汉清文鉴,满语、蒙古语和汉语相互注音的满语、蒙古语、汉语对照清文鉴,满语、蒙古语、汉语和藏语对照的“御制四体清文鉴”,满语、蒙古语、汉语、藏语和维吾尔语对照的“御制五体清文鉴”等。

“清文鉴”系列辞书是指编纂年代、所用语言、收录词条、标记体例等方面各有差异的多部辞书之总称。日本学者今西春秋将“清文鉴”分为初次编纂的《御制清文鉴》、第二次编纂的《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第三次编纂的《御制增订清文鉴》、第四次编纂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第五次编纂的《御制四体清文鉴》、第六次编纂的《御制五体清文鉴》等 6 种版本,并从文献学角度做过详细分析研究。此外,今西春秋以目录形式介绍乾隆朝刊行的《满蒙合璧清文鉴》。<sup>[1]</sup>

本文从蒙古语研究视角,探讨上述“清文鉴”的蒙古语特征及其资料价值。以上辞书中,收录蒙古语词条的辞书有《满蒙合璧清文鉴》《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以及乾隆年刊行的《满蒙合璧清文鉴》。《御制清文鉴》和《御制增订清文鉴》对其后编纂的“清文鉴”

收稿日期: 2020-12-02

译者简介: 阿茹汗(1986-),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编辑,主要从事语言对比与语言类型学研究。

辞书影响较深,故本文从两部辞书与其他辞书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其资料价值。<sup>①</sup> 上述7种“清文鉴”辞书均是御制辞书,词条分类排列及以满语为基础等方面均有相同特点。

## 二、《御制清文鉴》

清朝最初刊行的“清文鉴”辞书,满文书名为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满文序文。辞书未附汉文书名,但汉文翻译的辞书名称《御制清文鉴》广为流传。虽然辞书为单一满语辞书,未收录蒙古语词条,但作为编纂包含蒙古语词条的“清文鉴”之基础,故介绍其形式与内容。

《御制清文鉴》分26卷,其中 sioi“序”和 šošohon hacin“目录”合为1卷,正文20卷,以满文字母顺序编排 uheri hešen“总纲”4卷, amargi sioi“后序”1卷。卷首“序”为康熙皇帝御制序文,“目录”将词条分为36部、280类。2篇“后序”(跋)之前者末尾排列以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maci“马奇”为首的12名参修官员姓名,后者末尾排列以经筵讲官、吏部尚书 margan“马尔汉”为首的56名官员姓名。《御制清文鉴》收录12110条词条,按词义分为36部、280类,附加满文释义及从满译汉籍中摘取的例句。图1为“御制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的影印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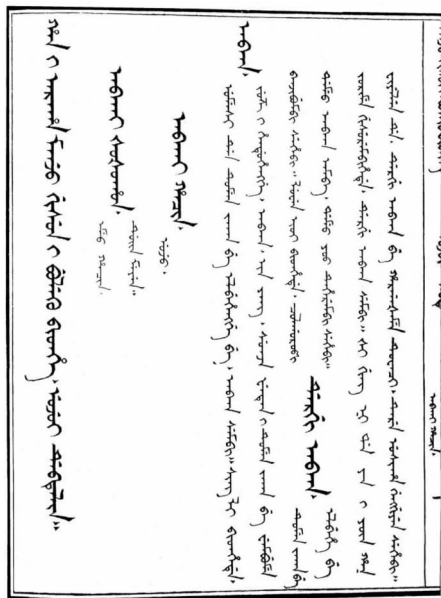


图1 《御制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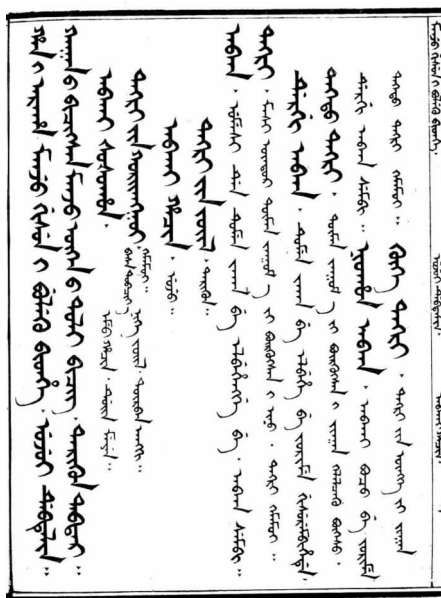


图2 “御制满蒙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

《御制清文鉴》之36部280类的分类体系,在其后续编纂的“清文鉴”中得以继承。清朝编纂的“清文鉴”系列辞书是继承《御制清文鉴》的分类方式和词汇项目,并对其进行修订或增订而编纂的。据春花研究,《御制清文鉴》词汇分类参照了宋代汉文类书《太平御览》的分类体系。

<sup>①</sup> “清文鉴”系列满文辞书还有附雍正十三年(1735年)序文的《音汉清文鉴》、附乾隆十一年(1746年)序文的《一学三贯清文鉴》《御制兼汉清文鉴》等。但这些辞书没有蒙古文词条,故不在本文考察范围。

### 三、《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第二部刊行的“清文鉴”是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满蒙对照辞书。满文书名与最初刊行的“清文鉴”相同,亦称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蒙古文书名为满文书名对译 *qayan u bičigsen man ju ügen u toli bičig*,未附汉文书名。将满文书名或蒙古文书名译成汉文,则与最初刊行《御制清文鉴》相同,但根据内容,学界称其为《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清文合蒙古鉴》《蒙古清文鉴》等不同名称。

第二部刊行的“清文鉴”满文书名沿用《御制清文鉴》,体现了该辞书的编纂历程。《御制满蒙文鉴》将《御制清文鉴》之满语词条及其释文翻译为蒙古文,并将译文置于与满文对应的位置。《御制满蒙文鉴》是在《御制清文鉴》基础上录入蒙古语译文而编纂的辞书。对于《御制满蒙文鉴》编纂目的及经过,辞书序文如下记述。

“另外,蒙古的书和蒙古语的功益很重要。八旗蒙古人中学习蒙古语和识读蒙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如此一来,经历岁月后会造造成错误,甚至会间断。如若没有了长者、旧人,调查辨别起来会很困难。若不趁这个时机将其厘清,将来纠正就变得极为困难”。圣祖圣明地下旨,“将清文鉴翻译成蒙古文。兼附满文和蒙古文,一侧用满文、另一侧用蒙古文书写。下面的注释也同样如此。经书里的内容全部删掉。若有不懂的微小且重要的词语,像制作满文书一样,向八旗的旧人、懂蒙古语的蒙古人们寻问书写。上奏翻译完成的若干页样本,朕教示之。”谨遵令,臣我等谨慎仔细看了御制清文鉴,其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间以人事,五行,四时,无所不包。大而衙属、庙宇、军国、礼乐、则例,小至器用饮食、鸟兽草木,共分为二百八十类,编为二十一卷。这部清文鉴收录了所有分类,其构思极其深奥、细致。本书不能像翻译普通书一样翻译。即便是一字一词,也应合其意,臣我等所学不足,思路狭窄,所见肤浅,不能规范地译成蒙古文。臣我等向八旗的长者、老人,向觐见的四十九旗的蒙古人,以及五十七旗的喀尔喀蒙古人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询问翻译了不懂、不能识别的词汇。圣祖教导翻译了臣等闻所未闻的蒙古词汇,从而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康熙帝注重学习蒙古语文,命令将《御制清文鉴》满文译成蒙古文,并规定具体书写形式。对比分析上页图2与图1就可发现,两者文字逐字对应,但后者省略前者注解部分的满译汉籍例句。《御制满蒙清文鉴》正文每页12行,隔行排列满文和蒙古文,形式上与《御制清文鉴》有以下4点不同。

第一,新添加蒙古文翻译者的序文,置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御制序文之后。此序文引用《御制清文鉴》满文序文译文的部分内容,结尾排列乾清门二等侍卫 *rasi* “拉希”为首的18名翻译官员姓名。

第二,据江桥和黄明信研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御制满蒙文鉴》共29卷,其中正编(正文)20卷、总纲(索引)8卷、后序(跋)1卷。《御制清文鉴》将御制序文和目录合为1卷,而《御制满蒙文鉴》未单独当作正编(正文)第1卷,将其置于卷首,第二序文与《御制清文鉴》相同,未附蒙古文译文。<sup>[2][3]</sup>

另外,日本学者今西春秋指出,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御制满蒙文鉴》共29卷,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版本相同,序和目录合为1卷、正文20卷、总纲8卷。<sup>[1]</sup>《御制清文鉴》两篇后序在《御制满蒙文鉴》种另有处理,即未附蒙古文译文,删除该部分内容。

第三,《御制清文鉴》之 *uheri hešen* “总纲”4卷,而《御制满蒙文鉴》之 *uheri hešen* “总纲”8卷。与序、目录、正文相同,“总纲”满文后均附加蒙古文译文,从而“总纲”行数、页数及卷数以倍数增多。

第四,《御制满蒙文鉴》删除《御制清文鉴》释文中的满译汉籍例句,在满文词条及释文注解后附加蒙古文译文。

笔者认为,《御制满蒙文鉴》所录蒙古语具有如下研究价值。

首先,辞书所用蒙古语为18世纪初的蒙古书面语,是“清文鉴”系列辞书首次录入的蒙古语语料,其后编纂的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之满文和蒙古文均以原来语音形式沿用《御制满蒙文鉴》词条。

其次,《御制满蒙文鉴》为御制辞书,所用语言文字的字形、正字法、语法等方面均反映清代官方语言

特点。

再次,辞书收录丰富词条,并对 12 110 词条添加蒙古文译文。清代如此规模收录蒙古语的辞书较为少见,尤其在以蒙古语解释蒙古语辞书中开创先河。

此外,蒙古文词语与满文词语的语义清晰,词条及释文均按满文顺序逐字翻译,词义均参照了对应的满文。

纵观《御制满蒙文鉴》蒙古语就可发现,该辞书蒙古语是以“古典式蒙古书面语”形式书写的,但存在与现代蒙古文不同的书写形式。<sup>①</sup>

(1) 辅音字母 s, 在单音节词中写作 *ᠰ*, 在多音节词中写作 *ᠰ*。

ᠰᠠᠶ (qas “玉” 14-73b8)、ᠰᠢᠶ (jes “铜” 14-75b8)、ᠰᠠᠪᠰ (böᠰ “布” 15-9a10)、ᠰᠠᠷᠰ (bars “虎” 19-102b12)、  
ᠰᠠᠶᠠᠰ (qayas “半” 2-14b4)、ᠰᠤᠯᠤᠰ (ulus “国” 13-28a8)、ᠰᠡᠳᠦᠰ (ečüs “末尾” 17-47a12)、  
ᠰᠡᠩᠭᠢᠰ (tenggis “湖” 1-78b8)、ᠰᠢᠮᠢᠰ (jimis “果子” 18-112b8)。

此类写法为《御制满蒙文鉴》的独特特点,其后编纂的“清文鉴”系列辞书将词尾辅音 s 均写作 *ᠰ*。

(2) 在部分词中,辅音字母 d 词首形式为 *ᠳ*。

ᠳᠣᠯ (döl “山险微平处” 1-67a2)、ᠳᠡᠯ (del “脖鬚” 20-22a8)、ᠳᠡᠰ (des “次序” 2-23b8)、  
ᠳᠠᠮ (dam “滞碍” 11-33a12)、ᠳᠠᠭ (duu “歌” 3-42a10)、ᠳᠠᠯᠠᠩ (dalang “脖胫” 20-19a8)。

(3) 辅音字母 p 写作 *ᠮ* 形式,未使 *ᠮ* 形式。

ᠮᠤᠰᠡ (püse “铺面” 14-22a2)、ᠮᠡᠢ (pei “啞人声” 10-42a8)、ᠮᠢᠨ (pin “嫔” 4-8a1)、  
ᠮᠣᠯ (pol “物落水声” 9-26a2)、ᠮᠤ (pü “吹物声” 9-31b4)。

(4) 借词或拟声拟态词之元音 e 写作 *ᠡ* 和 *ᠢ* 形式。

ᠰᠡᠩᠰᠠᠢ (šengsai “生菜” 18-18b4)、ᠮᠢᠩᠰᠡ (pingse “天平” 14-23a8)、ᠴᠡᠰᠡ (cese “茄子” 18-16b6)、  
ᠮᠡᠩᠭᠡᠰ (peng “棚” 20-55b10)、ᠮᠡᠷᠮᠡᠷ (per per “虫鸟起翅声” 9-49a8)。

(5) 分开书写以辅音字母 l 结尾的动词词干后之副动词词缀 -un。

ᠪᠣᠯᠠᠨ (bolun “成为” 4-4a8)、ᠨᠠᠶᠢᠷᠠᠶᠤᠯᠠᠨ (nayirayulun “调和” 3-67b2)、  
ᠲᠠᠶᠢᠯᠠᠨ (tayilun “脱” 2-95a12)、ᠣᠷᠲᠠᠯᠠᠨ (oytalun “切” 1-68b4)。

同样,分开书写以辅音字母 r 结尾的动词词干后之副动词词缀 -un。

ᠶᠠᠮᠢᠶᠠᠷᠠᠨ (qamiyarun “相关” 12-18a12)、ᠶᠠᠰᠠᠬᠢᠷᠠᠨ (qaskirun “喊” 3-19a12)、  
ᠶᠠᠪᠰᠠᠷᠠᠨ (qabsurun “配合, 协调” 18-19b12)。

(6) 出现违背正字法的口语形式。蒙古文将与部分蒙古语口语长元写作“元音—辅音 *γ/g*—元音”形式,《御制满蒙文鉴》中根据口语形式而书写的情况较为常见。

ᠶᠠᠵᠠᠶᠠᠨ (qajau “旁” 1-96a2) —— ᠶᠠᠵᠠᠶᠠᠨ (qajayū)、ᠨᠡᠮᠦᠮᠢ (neümüi “流荡” 10-9a4) —— ᠨᠡᠮᠦᠮᠢ (negümüi)、  
ᠵᠡᠮᠦ (jeü “针” 14-65b4) —— ᠵᠡᠮᠦᠮᠢ (jegüü)、ᠳᠡᠭᠦᠷ (degür “浮面” 9-54b4) —— ᠳᠡᠭᠦᠷ (degegür)、  
ᠴᠠᠳᠤ (čadu “那边” 1-97b2) —— ᠴᠠᠶᠠᠳᠤ (čayadu)、ᠲᠣᠶᠤ (toyū “锅” 16-11b8) —— ᠲᠣᠶᠤᠷᠠ (toyurā)、  
ᠪᠣᠮ (böᠮ “块” 1-57b8) —— ᠪᠣᠭᠡᠮ (bögem)、ᠠᠯᠴᠢᠷ (alčür “手巾” 15-61b1) —— ᠠᠯᠴᠢᠷᠠ (alčürur)、  
ᠨᠢᠰᠤᠨᠢᠮᠦᠢ (nisu nimüi “擤鼻涕” 5-85b4) —— ᠨᠢᠰᠤᠨᠢᠮᠦᠢ (nisu nigimüi)、  
ᠳᠠᠷᠠᠳᠠᠷᠠᠶᠠᠷ (dara darayar “陆续” 8-5b2) —— ᠳᠠᠷᠠᠶᠠᠳᠠᠷᠠᠶᠠᠷᠠᠪᠠᠷ (daraya daraya bar)。

蒙古书面语第一音节元音字母 i, 在现代口语中有逆同化演变,《御制满蒙文鉴》记录口语形式。

<sup>①</sup> 例词按照“卷数”“页数”“正反(al)”“行数”的顺序,以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 a、b 记录词语出现位置,在卷数后设置连字符。如“14-73b8”表示“第 14 卷 73 页反面第 8 行”。

ᠠᠢᠲᠠᠷᠠ (qutaya “小刀” 4-64a6) —— ᠠᠢᠲᠠᠷᠠ (kiturya)、  
 ᠨᠤᠷᠤ (nuru “腰” 5-66b10) —— ᠨᠤᠷᠤᠭᠤ (niruyū)、  
 ᠵᠢᠳᠦᠬᠦᠮᠤᠢ (jüdkümüi “拘泥” 12-23b8) —— ᠵᠢᠳᠦᠬᠦᠮᠤᠢ (jüdkümüi)、  
 ᠰᠢᠪᠲᠤᠷᠤᠮᠤᠢ (šbaturumui “抽” 17-8b2) —— ᠰᠢᠪᠲᠤᠷᠤᠮᠤᠢ (sibaturumui)、  
 ᠰᠤᠳᠠᠢ (šudai “锦囊” 16-22b8) —— ᠰᠤᠳᠠᠢ (siyudai)。

(7) 领属格词缀-in、-un、-u, 与位格词缀-dur、-tur, 宾格词缀-yi、-i, 从比格词缀-eče, 凭借格词缀-ber、-iyer的形式及分布与古典蒙古书面语一致, 仅部分词语(如, 代词) 的从比格形式为-asa/-ese 形式。

ᠠᠷᠢᠳᠠᠰᠠ (uridasa “从前” 1-29b10)、ᠨᠠᠳᠠᠰᠠ (nadasa “从我” 12-39a4)、ᠴᠢᠮᠠᠰᠠ (cimasa “从你” 12-39b6)、  
 ᠮᠠᠨᠠᠰᠠ (manasa “从我们” 12-40a6)、ᠲᠠᠨᠠᠰᠠ (tanasa “从您” 12-40b10)、ᠬᠡᠨᠡᠰᠡ (kenese “从谁” 12-42a8)。

(8) 动词过去式为-ᠵᠢ、-ᠵᠢ形式, 未出现-ᠵᠠᠢ、-ᠵᠡᠢ、-ᠵᠢᠠᠢ、-ᠵᠢᠡᠢ、-ᠵᠢᠠᠢᠠᠢ、-ᠵᠢᠡᠢᠡᠢ、-ᠵᠢᠠᠢᠡᠢᠢ形式。

ᠪᠣᠯᠶᠠᠵᠢ (bolᠶajī “成为了” 2-51b6)、ᠪᠣᠯᠪᠠᠰᠤᠷᠠᠵᠢ (bolbasurajī “熟练了” 3-70a6)、  
 ᠲᠤᠷᠦᠯᠵᠢ (turyulji “通晓了” 3-73a6)、ᠥᠰᠴᠢ (ösči “成长了” 5-43b12)。

《御制满蒙文鉴》蒙古文是逐词翻译满文的, 在使用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如果满文对一个词条进行两种以上解释, 蒙古文则根据词义使用不同词语。以下为与满语 weihe 对应的蒙古文释义(5-57a), 其中前半部分为 sidü “牙”的释义, 后半部则 eber “角”的释义。

sidü : aman u dotuᠷa du aᠷurᠶai dur nigen nigeken iyer qadan urᠷurᠶsan yasun i,  
 嘴巴的里面的空洞处一个一个以粘在长出的骨头把  
 sidü kememüi. basa görügesü mal un toluᠷai dur qadan urᠷurᠶsan yasun yi, eber  
 牙齿称另外野兽家畜的头部于粘在长出的骨头把角  
 kememüi.

称

部分蒙古语的语义解释, 可参考满语词义解释才能更为客观理解。

weihe : anggai dorgi uman de emke emken i hadame banjiha giranggi be weihe  
 嘴巴的里空洞于一个一个的粘在长出的骨头把 weihe  
 sembi. geli gurgu ulha i uju de hadame banjiha giranggi be inu weihe sembi.  
 称另外野兽家畜的头部于粘在长出的骨头把也 weihe 称

满语 weihe 有“牙”和“角”的语义, 蒙古语对其进行逐字翻译。

与满语词条 da(2-40a) 对应的蒙古语词条为 uᠷ, 蒙古文在 uᠷ 的释义中又加入 alda、sumu。

uᠷ : kereg ün egüskel i uᠷ kememüi. basa aliba ündüsü eki yi, mön uᠷ  
 事的开始把 uᠷ 称另所有根元把也 uᠷ  
 kememüi. basa qoyar ᠶar sungᠶaju nigente kemnegsen i inu nige alda kememüi. basa  
 称另双手伸出一次测量把也一 alda 称又  
 jebe sumun u jerge yin yaᠷuman u nigen i nige sumu, qoyar i qoyar sumu  
 矢箭的等的东西的一个把一 sumu 二把二 sumu  
 kemen kelecemüi.

称 讲

满语 da 有“根源, 寻,(箭)一支”等3种语义, 蒙古文部分逐字翻译满文。蒙古语释义辞书, 则需要使用“根源”“寻”(箭)一支”等不同词条而分开释义。

第二, “总纲”将满语单词按字母顺序编排分类, 并附蒙古文对译内容。由于翻译部分未按蒙古文字母顺序排列, 故不能当作蒙古语词汇索引。下页图3为总纲第1卷第2页反面的影印资料。“总纲”部分满文词条是按照以 alimbi、ajabumbi、afabumbi 等满文字母顺序排列的, 并对应该词在正文中的分类顺序。满文右侧蒙古文 daᠷaᠶamui、edümtüi、tusiyalᠶamui 等词语是依据满文顺序进行逐字翻译排列的。查阅“总纲”中的蒙古语, 则根据与其对应满语进行查找。

197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一卷本词典》是从《御制满文文鉴》中提取蒙古语词条及其释文(省略部分释文),按蒙古语字母顺序编排,以现代蒙古文正字法书写完成的。如,与位格词缀-dur/-dür,-tur/-tür 改写为-du/-dü,-tu/-tü,人称领属词缀-inu 在阳性词后改写-anu。另外,删除 sidü“牙齿”之类同音词的语义解释。

#### 四、乾隆朝刊行的“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乾隆年间刊《御制满蒙文鉴》沿袭《御制满蒙文鉴》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满文序文,并以满文字母拼写了蒙古语。序文明确说明编写此辞书目的。

……蒙古文虽然有字母笔画,但没有圈点,对于不懂蒙古语的人来说很难识读,初学者不能辨别其字体进行连读。现今,八旗的蒙古人中旧人很少。如若现在不使之明确,时间一长,日后会出现更多的差错,无法得到真正的语音。相互模仿和学习错误的东西,后人在学习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特命令大臣诸官将满蒙语词典(满蒙清文鉴)中的蒙古语全部用满文字母书写,重新刻版,使之易懂易读。(2a-3a)

蒙古文字母读音具有模糊性,不谙蒙古语者,无法识读,用读音清晰的满文字母拼写蒙古语,为识读蒙古文提供方便。为忠实完成编写目的,将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御制满蒙文鉴》之蒙古文转写为满文,刊行《御制满蒙文鉴》。两者在内容、页码、页内配置、行内字数等完全相同。图4是与图2相对应的页面(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两者行数及词语排列完全相同,仅前者的蒙古文书写蒙古语演变为后者的满文书写的蒙古语。另外,两本“清文鉴”在形式上有以下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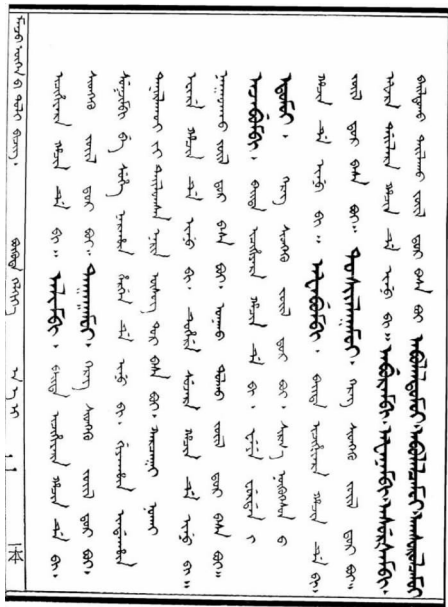


图3 “御制满蒙文鉴”总纲  
第1卷第2页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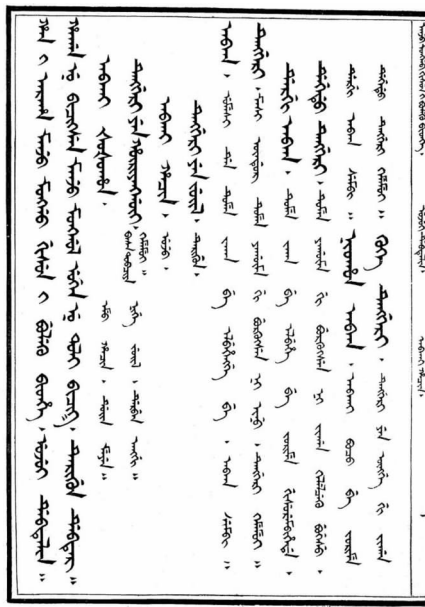


图4 乾隆年刊行的“御制满蒙清文鉴”正文  
第1卷第1页正面

第一,乾隆朝刊行《御制满蒙文鉴》之满文书名为 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与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御制满蒙文鉴》相比,多 monggo“蒙古”一词。蒙古文书名直译满文书名 hagan nu biciksen manju monggol ugen nu toli bicik,未附汉文书名。

第二,乾隆朝刊行《御制满蒙文鉴》新增乾隆八年(1743年)的御制序文和编者序文,并置于20卷正文之前,将序文和目录合成1卷,内容包括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御制序文、本书御制序文、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编者序文、本书编者序文,以及目录等内容。

第三,乾隆朝刊行《御制满蒙文鉴》未附总纲和后序,由序文和目录组成的1卷及正文20卷构成,共计21卷。据春花研究,此清文鉴总纲是永璜等补编而成的《御制满蒙文鉴总纲》,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刊行,与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御制满蒙文鉴》之总纲不同,按满文十二字头顺序编排而以满文字母转写的蒙古语词条。<sup>[4]</sup>总纲是辞书刊行三十余年之后编纂的,故将其看作另本书籍更为合适。

乾隆朝刊行《御制满蒙文鉴》以满文字母转写蒙古文,克服蒙古文一字多音的“缺陷”。如,蒙古文辅音 t 和 d、k 和 g、词首辅音 y 和 j,以及非词首元音 a 和 e 等,均以同一形式书写,而以满文拼写这些语音时,可明确读音。标记拼写蒙古语的满文,为了解18世纪中期蒙古语语音提供了方便,但需要了解用满文标记蒙古语的相关规则及弊端。

第一,用满文转写蒙古语时,依据满文正字法,遇到满语中没有与蒙古语对应语音,则使用相近字母,满文无法区分蒙古语语音。满文拼写蒙古语元音,能否正确反映当时蒙古语元音系统时,需要考虑用满文拼写蒙古语元音的局限。清代蒙古语有长短元音区分,但满文正字法无法体现蒙古语长短元音差异。

第二,以满文字母拼写的蒙古语,不全是直接标记蒙古语口语形式的。现代蒙古口语长元音,在蒙古书面语中多为“元音—辅音  $\gamma/g$ —元音”形式存在,在八思巴文和13至14世纪汉字记音的口语语料中未出现的辅音  $\gamma/g$ ,出现于18世纪满文转写的蒙古语文献资料当中。由此可知,部分满文转写了蒙古书面语形式,而不是口语形式。乾隆朝刊行《御制满蒙文鉴》用满文标记蒙古语的情况,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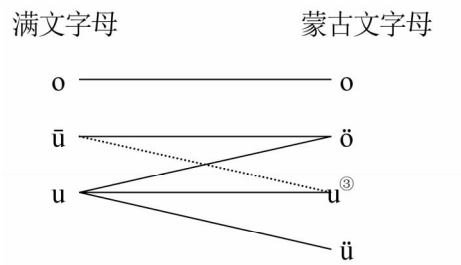
(1) 满文加以区分标记蒙古文无法区分的辅音 t 和 d、k 和 g、非词首辅音 y 和 j,以及非词首元音元音 a 和 e。

ᠠᠯᠲᠤ (alta “金” 14-71b12) —— ᠠᠯᠲᠤ (alta)、ᠠᠯᠳᠤ (alda “度” 16-43a10) —— ᠠᠯᠳᠤ (alda)、  
ᠬᠡᠷᠡᠭ (kerek “事” 2-39a4) —— ᠬᠡᠷᠡᠭ (kereg)、ᠭᠡᠷᠡᠯ (gerel “光” 1-2b10) —— ᠭᠡᠷᠡᠯ (gerel)、  
ᠶᠠᠰᠤ (yasu “骨” 3-28b12) —— ᠶᠠᠰᠤ (yasu)、ᠵᠠᠰᠠᠭ (jasak “政” 2-31b10) —— ᠵᠠᠰᠠᠭ (jasay)、  
ᠨᠠᠷᠠᠨ (naran “日” 1-2b8) —— ᠨᠠᠷᠠᠨ (naran)、ᠨᠡᠷᠡ (nere “名” 7-26a12) —— ᠨᠡᠷᠡ (nere)。

(2) 满文辅音字母 h 和 k 分别对应蒙古文辅音字母 q 和 k。

ᠬᠠᠭᠠᠨ (hagan “君” 2-1b8) —— ᠬᠠᠭᠠᠨ (qayan)、ᠬᠣᠲᠤ (hota “城” 13-29a2) —— ᠬᠣᠲᠤ (qota)、  
ᠬᠦᠷᠠᠯ (hūral “集处” 3-4b12) —— ᠬᠦᠷᠠᠯ (qural)、ᠠᠬᠠ (aha “兄” 5-19a6) —— ᠠᠬᠠ (aqa)、  
ᠴᠢᠬᠤᠯᠠ (čihūla “重要” 2-39a12) —— ᠴᠢᠬᠤᠯᠠ (čiqula)、ᠬᠡᠨ (ken “谁” 12-41b12) —— ᠬᠡᠨ (ken)、  
ᠬᠡᠭᠡ (kuke “蓝” 1-1a12) —— ᠬᠡᠭᠡ (köke)、ᠨᠠᠭᠤᠷ (nūkur “夫” 5-18b6) —— ᠨᠠᠭᠤᠷ (nökür)。

(3) 在多数情况下,满文字母 o 对应蒙古文字母 o; 满文字母 ū 对应蒙古文字母 ö, 以及  $\gamma u$ 、qu 的 u; 满文字母 u 对应蒙古文字母 ü、ö, 以及除了  $\gamma u$ 、qu 以外的 u<sup>①</sup>。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4) 满文音节末辅音字母 k 对应蒙古文音节末辅音字母  $\gamma$  和 g。

① 虚线是  $\gamma u$ 、qu 的情况。

ᠠᠬᠲᠠ (akta “骗” 4-98a10) —— ᠠᠷᠲᠠ (ayta)、ᠪᠣᠬᠳᠠ (bokda “圣” 2-2b8) —— ᠪᠣᠶᠳᠠ (boyda)、  
ᠨᠤᠲᠤᠭ (nutuk “籍贯” 13-32a12) —— ᠨᠤᠲᠤᠷ (nutuy)、ᠵᠤᠭ (juk “方向” 1-95a4) —— ᠵᠤᠭ (jüg)、  
ᠤᠯᠤᠰ (ukyu “绿松石” 14-74b12) —— ᠣᠭᠶᠤ (ogyu)、ᠴᠢᠭᠢᠭ (cigik “潮” 12-31a2) —— ᠴᠢᠭᠢᠭ (čigig)、  
ᠬᠤᠵᠢᠮᠤᠢ (kukjimui “火旺” 14-83a2) —— ᠬᠦᠭᠢᠮᠤᠢ (kögjimüi)。

(5) 多数格词缀对应蒙古文书面语格词缀,但出现特殊读音现象。如,属格词缀、宾格词缀有不遵循元音和谐规的变体。

属格词缀-yen: 用于以元音结尾的词干之后,没有变体形式。

ᠲᠡᠩᠭᠡᠷᠢ ᠶᠡᠨ (tenggeri yen “天的” 1-1a12)、ᠠᠶᠤᠭᠭᠠ ᠶᠡᠨ (ayungga yen “雷的” 1-12b2)、  
ᠪᠡᠶᠡ ᠶᠡᠨ (beye yen “身体的” 1-28b4)、ᠮᠠᠷᠭᠠᠲᠠ ᠶᠡᠨ (margata yen “明天的” 1-43a4)、  
ᠤᠳᠡᠰᠢ ᠶᠡᠨ (udesi yen “晚上的” 1-44a10)。

属格词缀-nu: 用于以辅音 n 结尾的词干之后。

ᠨᠠᠷᠠᠨ ᠨᠤ (naran nu “日的” 1-3a8)、ᠰᠠᠷᠠᠨ ᠨᠤ (saran nu “月的” 1-3b4)、  
ᠣᠳᠣᠨ ᠨᠤ (odon nu “星的” 1-7a6)、ᠡᠭᠦᠯᠡᠨ ᠨᠤ (egulen nu “云的” 1-12b12)、  
ᠠᠭᠦᠯᠠᠨ ᠨᠤ (agulan nu “山的” 1-65b2)、ᠬᠤᠮᠤᠨ ᠨᠤ (kumun nu “人的” 1-3a2)、  
ᠬᠤᠪᠦᠭᠤᠨ ᠨᠤ (kubegun nu “子的” 5-21a4)。

属格词缀-gun: 用于以辅音 ng 结尾的词干之后。

ᠲᠠᠷᠢᠶᠠᠯᠠᠩ ᠭᠤᠨ (tariyalang gun “田地的” 1-81a2)、ᠵᠣᠪᠠᠯᠠᠩ ᠭᠤᠨ (jobalang gun “忧患的” 3-27a2)、  
ᠣᠯᠣᠩ ᠭᠤᠨ (olong gun “肚带的” 4-99b4)、ᠬᠤᠷᠢᠶᠡᠯᠡᠩ ᠭᠤᠨ (kuriyeleng gun “园的” 5-7b4)、  
ᠬᠤᠪᠦᠩ ᠭᠤᠨ (kubung gun “棉花的” 15-9a10)。

属格词缀-ul(un): 用于除了 n、ng 以外的辅音字母结尾的词干之后,并与词干连写。

ᠶᠠᠪᠤᠳᠠᠯ (yabudal “行为”) —— ᠶᠠᠪᠤᠳᠠᠯᠤᠨ (yabudalun “行为的” 6-50a8)、  
ᠪᠢᠴᠢᠬ (bicik “书”) —— ᠪᠢᠴᠢᠭᠤᠨ (bicigun “书的” 2-19a12)、  
ᠭᠠᠵᠠᠷ (gajar “地”) —— ᠭᠠᠵᠠᠷᠤᠨ (gajarun “地的” 1-6b12)。

与位格词缀-tur: 用于以辅音 k、t、s、r、b 结尾的词干之后。

ᠪᠢᠴᠢᠬ ᠲᠤᠷ (bicik tur “书上” 12-57a10)、ᠴᠠᠬ ᠲᠤᠷ (cak tur “时上” 1-19b6)、  
ᠲᠤᠰᠢᠮᠡᠲ ᠲᠤᠷ (tusimet tur “对于众官” 2-10b4)、ᠤᠯᠤᠰ ᠲᠤᠷ (ulus tur “对于国” 2-4a12)、  
ᠭᠠᠵᠠᠷ ᠲᠤᠷ (gajar tur “地上” 1-2b10)、ᠬᠡᠪ ᠲᠤᠷ (keb tur “银模子上” 13-24a4)。

与位格词缀-dur: 用于以元音及辅音 l、m、n、ng 结尾的词干之后。

ᠬᠠᠳᠠ ᠳᠤᠷ (hada dur “峰上” 1-72a8)、ᠬᠡᠭᠡᠷᠡ ᠳᠤᠷ (kegere dur “野上” 1-56a12)、  
ᠳᠠᠯᠠᠢ ᠳᠤᠷ (dalai dur “海上” 3-102a8)、ᠡᠷᠡᠭᠡ ᠳᠤᠷ (ereo dur “下颏上” 5-59b4)、  
ᠨᠢᠳᠤᠨ ᠳᠤᠷ (nidun dur “眼里” 1-2b12)、ᠭᠡᠷᠡᠯ ᠳᠤᠷ (gerel dur “光下” 1-3a6)、  
ᠭᠠᠩ ᠳᠤᠷ (gang dur “旱下” 1-37b2)、ᠵᠠᠮ ᠳᠤᠷ (jam dur “路上” 2-16a8)。

宾格词缀-gi: 用于以元音及辅音 k、ng 结尾的词干之后。

ᠶᠠᠭᠤᠮᠠ ᠭᠢ (yagūma gi “把物件” 1-1a8)、ᠡᠬᠡ ᠭᠢ (eke gi “把母” 2-6b2)、  
ᠨᠡᠷᠡ ᠭᠢ (nere gi “把名” 3-58a4)、ᠠᠬᠤᠢ ᠭᠢ (ahūi gi “把所有” 1-97b10)、  
ᠰᠢᠷᠣᠢ ᠭᠢ (siroi gi “把土” 1-27a10)、ᠪᠢᠴᠢᠬ ᠭᠢ (bicik gi “把书” 2-9a2)、  
ᠬᠡᠷᠡᠬ ᠭᠢ (kerek gi “把事” 1-28b10)、ᠵᠠᠷᠯᠢᠬ ᠭᠢ (jarlik gi “把旨” 2-2a12)、  
ᠵᠠᠩ ᠭᠢ (jang gi “把性” 2-35b4)、ᠭᠠᠰᠠᠯᠠᠩ ᠭᠢ (gasalang gi “把怨” 2-96a8)、  
ᠬᠤᠷᠢᠶᠡᠯᠡᠩ ᠭᠢ (kuriyeleng gi “把园” 5-7b4)。

宾格词缀-ni: 用于以辅音 n 结尾的词干之后。



ᠰᠠᠷᠠᠨ ᠨᠢ (saran ni “把月” 1-6a10)、ᠣᠳᠣᠨ ᠨᠢ (odon ni “把星” 1-7b6)、  
ᠤᠰᠤᠨ ᠨᠢ (usun ni “把水” 1-14a4)、ᠰᠢᠪᠠᠭᠤᠨ ᠨᠢ (sibagūn ni “把鸟” 1-62b6)、  
ᠬᠤᠮᠤᠨ ᠨᠢ (kumun ni “把人” 1-35b8)、ᠴᠢᠯᠠᠭᠤᠨ ᠨᠢ (cilagūn ni “把石” 1-69b2)。

宾格词缀-i: 用于除了 k、ng、n 以外的辅音结尾的词干之后,并与词干连写。

ᠭᠣᠯ (gool “河”) —— ᠭᠣᠯᠢ (gooli “把河” 1-2b4)、ᠭᠠᠵᠠᠷ (gajar “地”) —— ᠭᠠᠵᠠᠷᠢ (gajari “把地” 1-2b6)、  
ᠤᠷᠢᠲ (urit “预前”) —— ᠤᠷᠢᠳᠢ (uridi “把预前” 1-28b4)、ᠵᠠᠮ (jam “路”) —— ᠵᠠᠮᠢ (jami “把路” 1-72a4)、  
ᠤᠯᠤᠰ (ulus “国”) —— ᠤᠯᠤᠰᠢ (ulusi “把国” 2-1b8)、  
ᠲᠤᠯᠤᠪ (tulub “模样”) —— ᠲᠤᠯᠤᠪᠢ (tulubi “把模样” 1-20b6)。

从比格词缀-ece: 用于任何语音形式的词干之后,没有变体。

ᠵᠢᠮᠢᠰ ᠡᠴᠡ (jimis ece “从果子” 19-43a10)、ᠴᠢᠴᠢᠬ ᠡᠴᠡ (cicik ece “从花” 19-49b8)、  
ᠰᠠᠷᠠ ᠡᠴᠡ (sara ece “从月亮” 1-35a6)、ᠵᠠᠪᠰᠠᠷ ᠡᠴᠡ (jabsar ece “从缝隙” 1-4a10)、  
ᠭᠠᠵᠠᠷ ᠡᠴᠡ (gajar ece “从地” 1-9a4)。

凭借格词缀 ber: 用于以元音字母结尾的词干之后,没有变体。

ᠨᠢᠳᠦᠷᠭᠠ ᠪᠡᠷ (nidurga ber “用拳” 2-66b2)、ᠰᠢᠳᠤ ᠪᠡᠷ (sidu ber “用牙” 5-73b10)、  
ᠲᠣᠯᠦᠭᠠᠢ ᠪᠡᠷ (tologai ber “用头” 2-70b6)、ᠤᠭᠡ ᠪᠡᠷ (uge ber “用言” 2-94a2)、  
ᠰᠠᠪᠬᠠ ᠪᠡᠷ (sabha ber “用筋” 3-18a10)。

凭借格词缀-iyer: 用于以辅音字母的词干之后,没有变体。

ᠰᠢᠨᠡᠲ ᠢᠶᠡᠷ (sinet iyer “在初旬” 1-38b10)、ᠴᠠᠬ ᠢᠶᠡᠷ (cak iyer “用时间” 1-45b2)、  
ᠬᠠᠭᠦᠴᠢᠲ ᠢᠶᠡᠷ (hagūcit iyer “在下旬” 1-39a2)、ᠭᠠᠵᠠᠷ ᠢᠶᠡᠷ (gajar iyer “用土地” 1-63b10)、  
ᠬᠤᠴᠤᠨ ᠢᠶᠡᠷ (kucun iyer “用力” 1-87a2)。

本辞书仅 2 处出现 kumun luge “与人”(2-51a2, 10-14b8) 的联合格词缀,序文出现 cak luga “和时间”形式。二词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分开使用了 luga 和 luge 形式。

(6) 部分词语的满文形式不对应其蒙古文形式。

ᠲᠡᠭᠭᠡᠷᠢ (tenggeri “天” 1-1a8) —— ᠲᠡᠭᠦᠷ (tngri)、ᠤᠵᠤᠭ (ujuk “字” 3-63a6) —— ᠤᠰᠦᠭ (üsüg)、  
ᠳᠡᠷᠪᠡᠨ (derben “四” 3-81a8) —— ᠳᠡᠷᠪᠡᠨ (dörben)、ᠳᠡᠴᠢᠨ (decin “四十” 3-83a8) —— ᠳᠡᠴᠢᠨ (döcin)、  
ᠢᠰᠤᠨ (isun “九” 3-82b2) —— ᠶᠢᠰᠦᠨ (yisün)、ᠢᠷᠡᠨ (iren “九十” 3-83b6) —— ᠶᠡᠷᠡᠨ (yeren)、  
ᠴᠢᠴᠢᠬ (cicik “花” 19-47a6) —— ᠴᠡᠴᠡᠭ (ččeg)。

(7) 部分词语拼写蒙古语口语形式,其中沿袭《满蒙清文鉴》蒙古语形式者居多。

ᠬᠠᠵᠠᠭ (hajao “旁” 1-96a2)、ᠨᠡᠮᠤᠢ (neomui “流荡” 10-9a4)、ᠵᠡᠭ (jeo “针” 14-65b4)、  
ᠨᠢᠰᠤ ᠨᠢᠮᠤᠢ (nisu nimui “擤鼻涕” 5-85b4)、ᠳᠡᠭᠦᠷ (degur “浮面” 9-54b4)、ᠴᠠᠳᠤ (cadu “那边” 1-97b2)、  
ᠲᠣᠭᠠ (togo “锅” 16-11b8)、ᠪᠤᠮ (bum “块” 1-57b8)、ᠠᠯᠴᠣᠷ (alcor “手巾” 15-61b2)、  
ᠬᠡᠮᠤᠲᠠᠭᠠ (hūtaga “小刀” 4-64a6)、ᠨᠤᠷᠤ (nuru “腰” 5-66b10)、ᠵᠤᠲᠤᠬᠤᠮᠤᠢ (jutkumui “拘泥” 12-23b8)。

## 五、《御制增订清文鉴》

附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序文的《御制增订清文鉴》是满汉对照辞书,满文书名为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 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是满文解释满文,且满汉语相互注音的辞书,见下页图 5。辞书由正编 32 卷、正编总纲 8 卷、补编 4 卷、补编总纲 2 卷构成。此外,附“御制清文鉴”序、本书序、十二字头表等各 1 卷。

《御制增订清文鉴》最显著特点是“增订”以往“清文鉴”辞书词条,总收录 18 654 词条,与之前刊行 3 种“清文鉴”之 12 110 词条相比,多 6 544 条,近原来词条的 1.5 倍。正编(32 卷)分类从 280 类增至 292 类,录入 17 035 词条,补编(4 卷)分 26 类,录入 1 619 词条。《御制增订清文鉴》分类体系及收录词

条,基本被沿用至《御制四体清文鉴》及《御制五体清文鉴》,其间仅存在 20 条左右词条的差别。在《御制增订清文鉴》未收录,《五体清文鉴》收录的词条有 19 项,《御制增订清文鉴》之 2 词条未被收录《五体清文鉴》,前者比后者少 17 个词条。此外,两部辞书 2 个词条之间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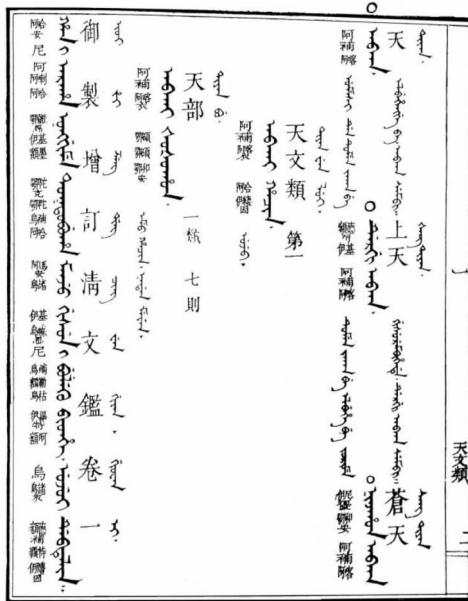


图5 《御制增订清文鉴》正文  
第1卷第2页正面



图6 《御制增订清文鉴》满文十二字头及  
三合切音汉字转写(部分)

《御制增订清文鉴》以汉字标注满语音,以满文标注汉语语音。其中,汉字标注满语发音方法与“三合切音”的标注方法相同。图6为《御制增订清文鉴》“十二字头”之一部分,各音节满文右侧配置汉字发音。将其转写罗马字如下:

an	en	in,	on	un	ün,
non	nun	nün,	kan	gan	han,
kün	gün	hün,	ban	ben	bin,
.....	.....	.....			

用汉字标注满语语音,最多用 3 个汉字的“三合切音”注音方式,即用一个汉字注音由元音构成的音节,用两个汉字注音“辅音—元音”音节或“元音—辅音”音节,用三个汉字注音“辅音—元音—辅音”音节。

## 六、《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序文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是满语、蒙古语、汉语等 3 种语言相互注音的辞书,满文书名为 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ilan hacin i mudan acaha buleku bithe,蒙古文书名为 qayanu bičigsen manju mongγul kitad üsüg γurban ǰüilün ayalγu neyilegsen toli bičig。辞书共 32 卷,其中正文 31 卷,将序、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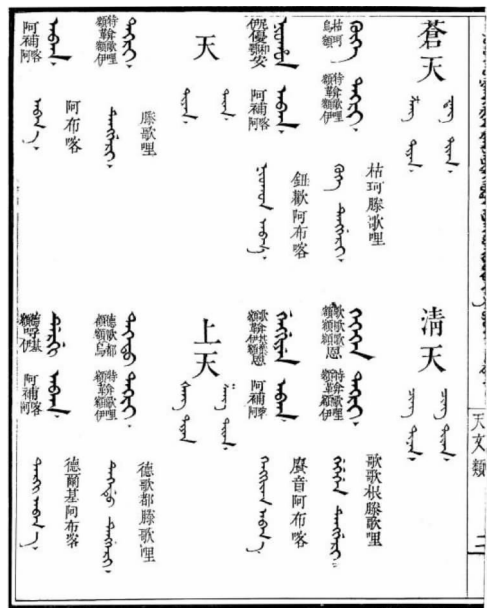


图7-1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正文第1卷第2页正面

例、编者名、职名表、目录合为1卷,未附“总纲”。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共收录13 835 词条,比《御制满蒙文鉴》多1 725 个词条,比《御制增订清文鉴》少4 819 个词条。辞书分36 部、289 类,多于《御制满蒙文鉴》之280 类,少于《御制增订清文鉴》之292 类。上页图7-1 和本页7-2 为《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正文第1 卷第2 页正面的影印资料,从左依次为满语(满文)、蒙古语(蒙古文)、汉语(汉文),每个词都标注2 至3 种发音方式。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每种语言发音标注方法如下。满语的标音:左侧用汉字(三合切音方式)标记语音,左下用蒙古文标记语音,右下用汉字标记语音;蒙古语的标音:左侧用汉字(三合切音方式)标记语音,左下用满文标记语音,右下用汉字标记语音;汉语的标音:左下用满文标记语音,右下用蒙古文标记语音。全卷收录13 835 词条,均由以上11 部分构成。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对蒙古语3 种的标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满文字母转写蒙古语方法沿用附乾隆八年(1743 年)序文《御制满蒙文鉴》的转写方法,并替换和增加《御制满蒙文鉴》未收录词条语音转写的内容。

第二,汉字“三合切音”标音方法为先将蒙古语音节分解为“辅音—元音—辅音”,之后用汉字标注每个语音,客观体现蒙古语语音。但是,该辞书以汉字“三合切音”转写蒙古语的标记方法与以满文标注蒙古语方法具有相同功能,即汉字能辨别满文能辨别的语音,无法辨别满文无法辨别的语音。虽然汉字和满文标记体系大有不同,但所标记内容完全相同。如何解释此现象?虽然对蒙古语使用不同文字或标注方法,但其标记内容是相同的,不能排除标注者统一标记的可能性。即辞书汉字“三合切音”标注不是直接标注蒙古语口语语音,而是把蒙古语词条的满文标记替换成汉字“三合切音”标注。

第三,汉字“三合切音”转写满文方法基于满文十二字头“三合切音”汉字转写方法。蒙古语转写法沿袭《御制满蒙文鉴》以满文字母转写语音方式。满文转写法是根据满文十二字头表三合切音方式进行转换的。

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编《〈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蒙古语排列对照词汇》(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2006 年)以《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之蒙古语为主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词语。在蒙古语主词条后,依次排列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罗马字转写)、蒙古语(蒙古文)、汉语、满语(罗马字转写),并附原文中出现的位置和分类项目,以及在《五体清文鉴》中出现的位置。

## 七、《御制四体清文鉴》

《御制四体清文鉴》是满、藏、蒙古、汉等4 种语言对照辞书,满文书名为 han i araha duin hacin i hergen kame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蒙古文书名为 qayan u bičigsen dörben jüilün üsüg iyer qabsuruγsan man ju ügen ü toli bičig。该辞书刊行年代不详,以殿刻本形式流传至今,有目录和正文,未附序和总纲。辞书正文正篇32 卷,补篇4 卷,与《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相同,设36 部,292 类,收录18 667 词条,比《御制五体清文鉴》少4 个词条。《御制五体清文鉴》多收录的词条为第九卷·武功部二·畋猎类三之 fenfuliyer tuheke,汉文为“兽中伤口著地倒状”,蒙古文为 türügüle ber unabai;第十六卷·人部七·疼痛类二之 holhon gocimbumbi,汉文为“腿肚转筋”,蒙古文为 šaqantu tatamui;第二十二卷·产业部·打牲器用类三之 horhotu,汉文为“打虎豹大木笼”,蒙古文为 qorquq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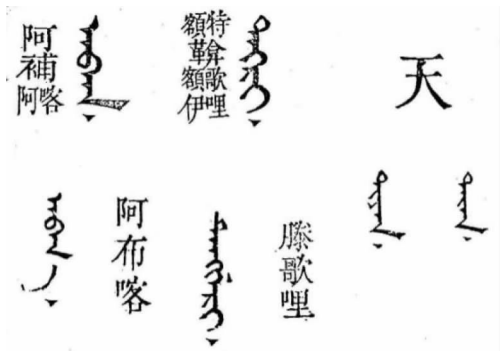


图7-2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2页正面

第三十一卷·兽部·兽类三之 šolonggo mafuta, 汉文为“两岁鹿”, 蒙古文为 šumayai dayir。

《御制四体清文鉴》正文每行排列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等4种语言对比词汇, 见本页图8。辞书采用1项1行的编纂体例, 在词汇项目、分类体系、排列方法等方面与《御制五体清文鉴》相同, 但未添加满文字母注音。《御制四体清文鉴》在《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全部词条之后附加藏语译文的同时, 增加4836条词语。据日本学者今西春秋研究, 《御制四体清文鉴》满文错误颇多。<sup>[1]</sup> 对比分析《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收录, 而《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未收录的词汇, 对近代蒙古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八、《御制五体清文鉴》

《御制五体清文鉴》是满、藏、蒙古、维吾尔、汉等5种语言文字对照辞书, 满文书名为 han i araha sunja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蒙古文书名为 qaγan u bičigsen tabun jüil ün üsüg iyer qabsuruγsan man ju ügen ü toli bičig。该辞书以抄本流传, 编写年代不详。辞书由目录、正文正编32卷, 补编4卷构成, 未附序、凡例、总纲等内容。词汇分类体系与《御制增订清文鉴》与《御制四体清文鉴》相同, 设36部、292类, 收录18671条词语(词组)。《御制五体清文鉴》书写体例与《四体清文鉴》相同, 采用1项1行的体例, 以满语及其藏语译文、蒙古语译文、维吾尔语译文、汉语译文的顺序排列成一行, 并对维吾尔语附加满文注音, 藏语书面语及口语均附加满文注音, 参见图9。据日本学者今西春秋研究,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2本抄本, 大英博物馆收藏1本抄本。

《五体清文鉴译解》(上、下卷) 可称为《御制五体清文鉴》之增补版。该书由上下二卷组成, 上卷基于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御制五体清文鉴》, 将其收录的18671条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词语转写为罗马字及原书汉语, 并附加满语的日文注解, 按原文分类顺序进行排列。下卷(总索引) 为5种语言所有项之索引, 按字母顺序排列罗马字转写部分, 附加汉语笔画检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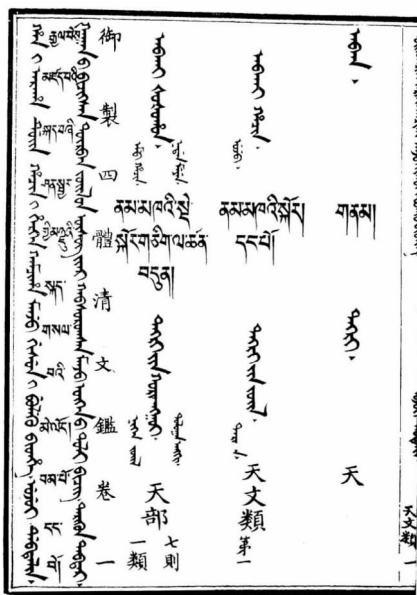


图8 《御制四体清文鉴》正文  
第1卷第1页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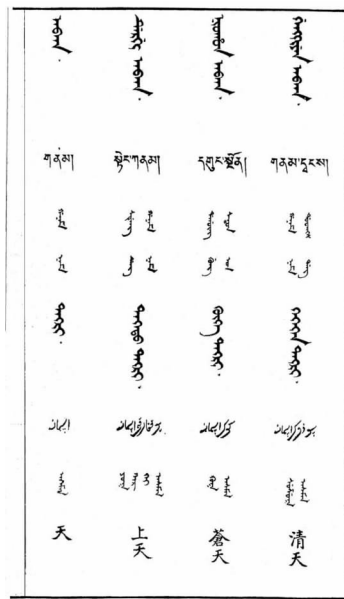


图9 《御制五体清文鉴》正文第1卷  
第1页反面

《五体清文鉴译解》(上、下卷) 为利用《五体清文鉴》提供方便, 但其蒙古文的罗马字转写依据“满

文标音”，即转写注音蒙古语的满文。众所周知，《御制五体清文鉴》添加“满文标音”，而作者所用满文注音来自《三合便览》及日本京都大学收藏《御制四体清文鉴》之朱笔书写部分。《三合便览》蒙古语的满文注音与附乾隆八年(1743年)序文《满蒙合璧清文鉴》、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序文《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之满文注音具有较多共同之处。如，《五体清文鉴译解》对以下蒙古语的满文注音与本文第三部分所分析蒙古语的满文注音相同。如，hajao“旁”(943页)、neomui“流荡”(7863页)、jeo“针”(11612页)、nisu nimui“擤鼻涕”(5022页)、cadu“那边”(956页)、togo“锅”(12882页)、bum“块”(598页)、alcor“手巾”(7472页)、hūtaga“小刀”(4033页)、nuru“腰”(4904页)、jutkumui“拘泥”(9472页)等。

“清文鉴”系列辞书中，《御制五体清文鉴》是收录语言和词汇(主词条)最多的辞书，对蒙古语研究的资料价值体现于词汇丰富性和对照语言的多样性上。《御制五体清文鉴》蒙古语词条继承之前刊行的“清文鉴”系列辞书，而且该辞书以抄本形式流传，在使用中需要研究者持谨慎的态度。

#### 参考文献:

- [1] 今西春秋. 清文鑑 - 单体から5体まで. 朝鮮学会『朝鮮學報』第39-40輯, 1966.
- [2] 江桥. 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 [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1.
- [3] 黄明信. 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 [G] // 五体清文鉴(下册)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57.
- [4] 春花. 清代满蒙文“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 [G]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故宫博物院, 2006.

##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Mongolian in Polyglot Manchu Dictionaries

Written by KURIBAYASHI Hitoshi<sup>1</sup> Translated by Aruhan<sup>2</sup>

(1.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9808576, Japan;  
2.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The Mongolian language used in “The Emperor’s Polyglot Manchu – Mongolian Dictionaries” is the Mongolian written langu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It is the Mongolian language corpus that was first entered in the Qing Wen Jian “series of dictionaries. Later, it compiled the Manchu and Mongolian of the” Qing Wen Jian” of three types, four types, and five types. The texts use the entry of “Imperial Man Mongolian Wenjian” in the original phonetic form. The fonts, orthography, and grammar of the languages used in the “Qing Wenjian” series of dictionaries all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chu and Mongolian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Polyglot Manchu Dictionaries; Mongolian; Manchu